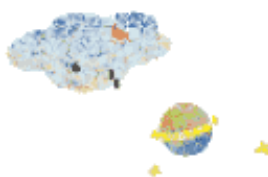


樱花译语 | 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爱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9-09-28

翻译 | 吴航

排版 | 车干



原文初版于2005年4月8日，修改于2017年8月11日。

(译者：为便于阅读，略有删修。作为一篇哲学上简单的综述，这篇文章对于不擅长概念辨析的人而言可能是晦奥的，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提供一篇简述。)

这篇文章聚焦于个体性的爱，或者说对于特定人的爱。理解个体性的爱的一部分哲学工作是将其加以区分。比如说，我爱我的妻子的方式就显著区别于我爱我的母亲、孩子和我的朋友的方式。这个工作相关地继续对于这些个体性的爱的分析、部分地回应了关于爱的问题的分析。爱可以被证实吗？如果可以，那么将以何种方式？个体性的爱的价值是什么？爱如何影响了爱者与被爱者的自主性？

1

基础性的区分

在日常交流中，我们经常以如下方式说话：

- (1) 我喜欢巧克力（或者滑雪）
- (2) 我喜欢做哲学（或者做爸爸）
- (3) 我喜欢我的狗（或者猫）
- (4) 我喜欢我的妻子（或者妈妈或者孩子或者朋友）

然而，爱的意义因例子的不同而不同。（1）可能只意味着我喜欢那个东西或者活动。在（2），则暗示着参加某种活动或者成为某个特定的人成为了我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因而使我的人生更值得过。相反，（3）和（4）似乎意味着一种不能被化为其他的考虑的模式。即，我们可能理解（4）中的爱为一种为了他人的一种关切。（基于此，（3）可能被理解成一种我们对人的爱的一种有缺陷的模式。）哲学性的对于爱的解释聚焦于（4）中的个体性的爱，这种爱也是这篇文章所聚焦的。

即便只论及个体性的爱，从古希腊的到现在的哲学家们已经传统地区分了三种能被确切地称为爱的概念：eros（爱欲、性欲），agape（基督之爱、灵性之爱）和philia（友爱）。区分这三个概念并且讨论现代的讨论是如何模糊它们的（有时是有意），或者将它们用于其他目的的，将是有益的。

Eros最初意味着爱是一种对于某个对象的充满激情的渴求，典型的是性欲的激情 (Liddell et al.,1940) 。Nygren (1953a, b) 将eros描述为“作为欲望的爱，或贪婪的爱”并且因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1953b,p.89) 。Soble(1989b,1990) 同样将eros描述为“自私”，并且作为对于被爱者的优秀做出的反应——通常是被爱者的美德与美。

Soble的对于eros的描述的一个显著的地方是自性欲的偏移：从erotic意义上的爱是其对于其优秀的回应，是基于一些理由的。(译者按：一个哲学上的疑惑是，如何区分基于理由的eros和没有理由的eros) 这种对于eros的理解为柏拉图会饮篇中的讨论所支持，而苏格拉底则理解性欲为一种对于外在美的有缺陷的回应，这种回应本应当指向人的灵魂，进一步的，指向一种理念，即，美本身。

Soble将eros理解为基于理由的爱的意图是阐明其与agape的一个显著的区别。Agape是一种并不对其对象的价值做回应的爱。Agape大体上来自于基督教的传统，意味着神对于世人的爱，以及人对于神的爱，更进一步的，我们对于彼此的爱——一种兄弟之爱。在神爱世人的范例中，agape是自发而无动机的，这意味着并非爱有价值，而是神的本质就是爱 (Nygren 1953b,p.85) 。

与对于对象的衍生价值的回应不同的是，agape被认为创造了对象内在的价值并因而纯化 (initiate) 了我们与神的情感 (fellowship) (pp.87-88) 。因此，Badhwar (2003, p.58) 将agape描述为“独立于被爱者的个体性的基础特质的”；而Soble (1990, p.5) 则说agape，区别于eros，并不是基于理由的而是理性上不可理解的。

最后，philia最初意味着一种充斥着感情的考虑 (concern) 或者友好的感受，它不仅指向某个人的朋友，也可能指向家庭成员，商业伙伴，或者某个人的祖国 (Liddle et al.,1940;Copper,1977) 。就像eros，philia大概 (但并不总是) 被理解为对于被爱者的品质的回应。这种共通性使得Thomas (1987) 好奇是否浪漫的爱和友谊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性欲的有无。在Soble试图消除eros中性欲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两者变得难以区分。

对于以上三个概念的区分在现代的关于爱和友谊的理论下变得更加困难。一些理论沿着agape的传统，试图以创造被爱者的价值来理解爱 (参见4.2)

对于philia，则不加讨论。(译者按：原文有写何以不加讨论的理由，略。)

为了给爱提供一个描述，哲学分析必须区分爱与别的相似的态度，比如喜欢。直觉上，爱和喜欢的区别在于深度 (depth) 上有所不同，而问题在于如何阐明喜欢到何种程度才算爱。一些分析提供了比较窄的对于喜欢的理解。

Singer (1991) 和Brown (1987) 将喜欢理解作为一种渴望 (desire) ，一种其对象至多包含工具价值的态度 (attitude) 。但这似乎不太充分，肯定存在着人们之间的介于工具人和爱人之间的态度：喜欢以上，恋人未满。

另外一种区分深度的方式则使用了同一性的概念。爱一个人就是某种程度上将他视为自己，而没有这种概念则只是喜欢。而Whiting (2013) 则认为引用这个概念混淆了爱的动机，这意味着爱一个人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爱者的利益。他认为，爱的核心是爱使爱者外于他自身，下意识地忘记他自身而为被爱者的利益所驱使 (译者按：弱化的自我修养) 。（当然，我们也不必将同一性如此理解，爱者可以以类似考虑自己的方式来考虑被爱者的利益，见于Helm 2010)

在接下来，关于爱的理论被尝试性地分为了四种。作为整体的爱，作为强烈关心的爱，作为认可价值的爱，作为情感的爱。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类型的理论可能包含另一个类型理论的观点。分类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爱的许多解释都是半还原的，爱虽然被解释为迷恋，评价，牵连，但是这些概念本身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分析。甚至在这些解释缺乏清晰地还原语言的情况下，它们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因而这些理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2

作为整体的爱

整体观声称爱存在于某些深刻的整体中——“我们”（we）。一个整体论的支持者的中心任务就是这个“我们”从何而来——它是否是字面意义上的宇宙中的由爱者和被爱者构成的一种新的实体，亦或仅仅是一种比喻。

这种理论的变体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cf. Sherman 1993），同样可以被发现于蒙田（[E]）和黑格尔（1997）；当代支持者则有Solomon（1981,1988），Scruton（1986），Nozick（1989），Fisher（1990）和Delaney（1996）。

Scruton说，只要你我之间的利益之分被克服了，爱就存在了（1986，p.230）。Fisher（1990）持有类似的观点，不过略有谦虚。他认为爱是爱者间关心、情感反应和行动的充分地融合。一个令人惊讶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爱需要爱者间实际的联合，他们所理解的爱似乎不是一种态度（attitude），而是一种关系（relationship）：仅仅当我们在一起分享感受的时候，你我利益界限的才会真正的消除，而仅仅是一种态度是不足以被称为爱的。

Solomon同样提供了一种整体观，他不认可比喻意义的整体观，而是从字面意义上的两个灵魂的融合的整体来理解爱。（p.24, cf. Solomon 1981;问题在于，灵魂这个词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而两个灵魂的融合又如何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译者按：一些哲学研究者惯于使用模糊不清的语言表述观点，这是不好的）。

Solomon在他的脑海中想到的是，通过爱，爱者们通过他们的关系再定义了自己作为人的自我认同。“爱是互相定义在单独个体上的集中，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个人自我的方方面面”（1988，p.197）。结果是爱者开始共享他们的利益、角色、品德，并且他们由此而共享了一个自我认同（identity），并允许对方扮演定义自己的角色。（译者按：这或许解释了SM：一种eros勃发之下的爱的宣示。）

Nozick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前面学者的整体观。他认为爱只需要一种双方去构成“我们”（we）的欲望。不止于此，他认为我们是宇宙中的一个新的实体，由爱者之间的感情网络（web of relationship）构成，使他们永不分离（p.70）。

为了表达这个感情网络，Nozick认为爱者不仅共享了彼此的幸福，还让渡了一定的自主性，使得对方可以单方面地为自己做出决定。他们形成了一种“我们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由以下三点构成：

- (a) 喜欢在公共场合被感知是一对伴侣（译者按：你的伴侣显露出一不愿意别人知道你在他身边的迹象时，你大概率是他的一个勉为其难的选择，不要做这样的人吧。）；
- (b) 关注彼此共享的幸福；
- (c) 接受某种劳动的划分（p.72）。

整体观的反对者对此类观点提出了两种反驳。太过字面意义上地强调本体论中的一个“我们”，使得个体丧失了自主性。自主性是一

个自主主体对于他不仅做什么而且是什么的控制，但是整体观似乎损害了人的独立性。如果自主性对于人而言是善的，那么爱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坏的（Singer 1994; Soble 1997）。此外，Singer认为一个人爱其对象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尊重其作为一个特定的人，而这需要尊重他的自主性。

整体论的支持者从不同的路径回应了这个反驳。Nozick（1989）认为爱中自主性的丧失是爱者们可以达到的一种值得渴望的特质。Fisher（1990）则声称这是可接受的。（译者按：一些相同的观点被我删减了。）

第二个反驳则涉及到了关于爱的另外一个内容丰富的观点。一些反对者认为爱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他的缘故而关心他。而整体观使得这种关心不可理解并且消除了自私和自我牺牲的可能，因为双方间的界限被取消了（Soble 1997；另可见Blum 1980,1993）。一些整体论者则认为我可以能关心我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释的，而将他人理解为我的一部分则能解释这一点。

而Delaney，对于我们渴望被无私地爱与我们渴望被有理由地爱之间的对立情况，则说（1996，p.346）：给定我的观点，即浪漫的理想爱情主要是由一个通过形成一个“我们”的形式构成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需求和利益的联合体的欲望赋予的，我不认为一点点如上所述的自私会给爱情中的双方施加一种担忧。

然而，这种反驳具体来说是从一种自我的角度来尝试解释我对于我爱的人的关心。正如Whiting（1991，p.10）所说的：“这种尝试因其不必要（unnecessary）和潜在地令人反感而使我震惊”：在爱情之中，我应当为了我爱的人的缘故而关心他，而不是因为我从某种程度上能够从中得到什么。（译者按：一个哲学上的困惑是为了我爱的人的缘故这种说法应当如何理解。）

虽然Whiting和Soble的批评对于许多激进的整体论的支持而言成功了，但是他们也某种程度上未能承认整体论的某个内核。

Whiting通过不必要的利己主义对于第二个反驳的阐述揭示了：我们人类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生物，而爱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模式（mode）（译者按：或曰家庭？）。

而整体观的描述则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这种社会角度：这使得我们不仅仅在与他人互相依赖的基础上辨认（identify）自己，更进一步的，我们我们所认同（identify）的自己一部分由我们所爱的人构成。（译者按：我不喜欢identify这个词，就像我不喜欢可能世界这个概念一样，它经常被使用，可是我不知道它确切指的是什么，又应当如何恰当地翻译。）

顺着这一路线，Friedman（1998）认为将这种爱中的整体（union）视作自我的联合（federation）：

在联合模式下，一个第三联合的实体由爱者们的交互构成这恰若爱者在一首音乐中跨越了不同的声部与动机。在音乐中，音乐的存在并不消除两个爱者是独立的主体事实。（p.165）

给定这种观点，即爱者并没有放弃他们个体性的自我认同，我们没有原则性的理由去认为整体观不能容纳爱者为了被爱者的缘故而担心他。更进一步地，他认为，一旦我们将整体理解为联合，那么自主性就不再是一个零和游戏；此外，爱可以同时促进彼此的自主性并推动多种能力的成长，比如现实性和批判性的自我评价，这些都能培育自主性。

然而，这种联合模式并非没有其弊端——这一弊端同时为其他版本的整体观所具有。如果将联合理解为一个第三实体，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清晰的对于其本体论地位的描述和其如何产生的描述。与此相关的是基于共享目的和多元主体的文献。

Gilbert（1989,1996，2000）认为我们应当对在其构成成员之上的多元主体的存在予以更加慎重的对待。一些别的哲学家则

将“we”视作一种有目的的比喻性的说法。

正如对于整体论的批评所支出的，许多人发现为了某个人的缘故而关心他是爱他的一部分。将强烈的关心视作爱的观点将这一点视作爱的核心和用以定义的特质(cf. Taylor 1976; Newton-Smith 1989; Soble 1990, 1997; LaFollette 1996; Frankfurt 1999; White 2001)。

正如Taylor所指出的：

总而言之：如果X爱Y，那么X就想使Y得利，并欲求和Y在一起等等，并且他之所以有这些欲求，是因为Y有着一些决定性的特质Q，而这些特质让他觉得得益Y并和Y在一起是值得的。他将对于这些欲求的满足视作一种目的而非导向其他目的的方式。（p. 157）

为了将我对你爱视作我为了你的缘故而产生的对你的担心，关心观（译者按：简写）拒斥了整体观中的那个核心观点，即爱应当从“我们的产生这个角度来理解：这种关心依旧是我的关心，即便它是为了你的缘故，因而它不是利己主义的。

在关心观中的核心中，它的观点是爱既不是情感的也不是认知的，而是意志的(Frankfurt 1999, p. 129)。（译者按：这句话略显模糊。大约可以这样理解：遭遇劈腿会愤怒，这是情感；意识到分手是最佳的止损方式，这是认知；虽然万分不舍，但还是坚信自己不应当和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这是意志，意志是无端而发的。当然，或许坚持原谅也是一种意志。）

Frankfurt 继续道：

一个人关心或者爱什么与这东西使他感受到什么或者他对于这些东西有什么意见并没有很多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稳定的动机结构 (motivational structure) （译者按：不知这个结构如何理解，或可以理解为一种天赋的取向），这种动机结构塑造了他的取向并且引导和限制了他的行为。（译者按：譬如大家看到同一个人，脑海中呈现的样子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人喜欢肌肉男，有的人喜欢胖子，这取决于其本身固有的取向。）

这种描述将为人故关心人（译者按：简写）视作以某种方式被动机所牵引的事，部分地是对于发生在被爱者身上的事的反应。当然，将爱从渴望 (desire) （译者按：对被爱者的幸福的关心）的角度来理解并不意味着无视别的情感反应，而是说别的情感应当被理解为这种渴望的影响。因此，正如当我的强烈的渴望被粉碎的时候我会心若死灰，当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爱的人身上时我也会如此。

在这种思路下，Frankfurt (1999)策略性地，而White (2001)更加明确地承认我为人故关心人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变化，这使得我更容易受到他的影响，我更容易受到发生在他的身上的事情的伤害。

不是所有的关心观都会接受这种思路。Taylor (1976) 和Soble (1990) 对于人的有着很强个人主义的理解，这使我免于将自我认同与我爱的人通过这种方式绑定起来。而这种观点似乎会摧毁爱具备深度的直觉。（更多内容见于 Rorty 1986/1993.)而中间道路的则是Stump (2006)，他追溯阿奎那的道路，将爱视为不仅仅是对于被爱者的幸福的渴望，而且对于与被爱者特定感情的渴望，比如，在这种感情中，你将你自己与你所爱的人相分享，所联系。

一种对于关心观的忧虑源于它对于被爱者太过消极的理解(Ebels-Duggan 2008)。这种观点是, 基于关心观, 爱者仅仅关注被爱者的幸福在何事物中蕴含并促进它, 这可能通过的是阻挠被爱者自身的努力, 因为被爱者自身可能觉得努力会使他不幸福。然而, 这可能使得被爱者成为不受尊重而卑下的, 这不是爱所应有的态度。

关心观所遗失的, 在Ebels-Duggan看来, 是爱包含着的交互的主体, 都包含着认可和参与 (engagement) (译者按: 或曰互动) 彼此的能力, 而这是爱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对此, 关心观的支持者大多会指出促进一个人的幸福要求着促进他的自主性 (即便他们可能会认为事实并不总是如此: 对于被爱者的家长主义 (paternalism) 有时可以是被调节的和合适的)。

(译者按: 我不认同将paternalism翻译为父权主义。因为这往往会产生误导, 使人在观念上产生男女对立的印象。实际上, 家长主义指的是, 处在优势地位的人, 这通常指的是与处在弱势地位的人有着名义上的良好关系或者注意义务的人, 将自己认为是善的东西施加到弱势地位的人的身上, 而这个过程往往是不顾及弱势地位的人的意愿的, 这被称作家长主义。

那些将其翻译为父权主义的人, 经常将这种传统时代的家庭观或者社会关系简单地理解成了男性对于女性的剥削, 这是不恰当的。我并非是说男性没有剥削女性, 而是说, 男性与女性的关系, 应当被放置到一个更加宏阔的视域中来看待, 而不是从一个简单的男女对立的角度来看待。

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生产力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 女性在传统家庭中的弱势地位并不是所有男性有意识地去构建的, 而是一定条件的生产力和男女生理结构下自然形成的, 改变女性弱势固然要消除性别偏见, 但更重要的是参与社会生产, 发展生产力。只有社会中的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了, 女性的弱势地位才能得到根本上的变革。)

此外, 与Ebels-Duggan 的观点相反, 我们可能会想, 只有通过一个人的自主性, 我们才能定义 (define) 一个人其作为人的幸福, 所以爱者对于被爱者自主性的不尊重就会导致促进其幸福的失败, 因此, 这不能是一种爱的表达。进一步地, 关心观可以对什么是人做一个更加丰富的解释, 而什么是人的幸福也能因此而变, 这个问题就能得到化解。(译者按: 现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而观点却有不同倾向, 在关乎人心的哲学话题上, 人心往往就成为了判断观点强弱的方式。)

另外一个担忧的源头则是关心观对于爱的理解太过单薄了。通过强调关心, 关心观把一些我们认为是爱的特征的东西, 比如一个人对于被爱者的情感反应解释为我们关心的影响而不是爱本身。因此, Velleman (1999)声称关心观只是关注被爱者的幸福, 这使得爱仅仅是意动的 (conative) (译者按: 心理上有所指向的, 有所意图的)。

但是, 他声称, 爱可以与渴望 (desire) 完全无关, 他提供了一个对应的例子, 一个人可能爱一个亲戚, 他可以和此人的关系很糟糕, 也不想去促进他的幸福。同样地, Badhwar (2003)声称这样的一种爱的目的论的观点使得“我可以爱一个已经死去已久的人, 即便我再不能让他快乐或者伤心”变得神秘(p. 46)。

并且Badhwar 认为, 如果爱本质上是一个欲望 (desire), 那么这暗示了我们缺少了一些东西, 然而爱并没有暗示这个, 并且可以在我们感到我们生活几近完美而什么都不缺的时候被更加强烈地感知。(译者按: 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缺少它。不过Badhwar的直觉似乎与我不同, 如果没有爱, 我的人生就不完整。) 因此, Velleman and Badhwar总结道, 爱并不需要包含着对于被爱者的福利的关心或渴望。

在这些例子可以被关心观容纳的情况下, 这个结论看起来太武断了。毕竟, 对于你亲戚的关心在Velleman的例子中可以被理解为

存在了但是被其他的更加有力的渴望所遮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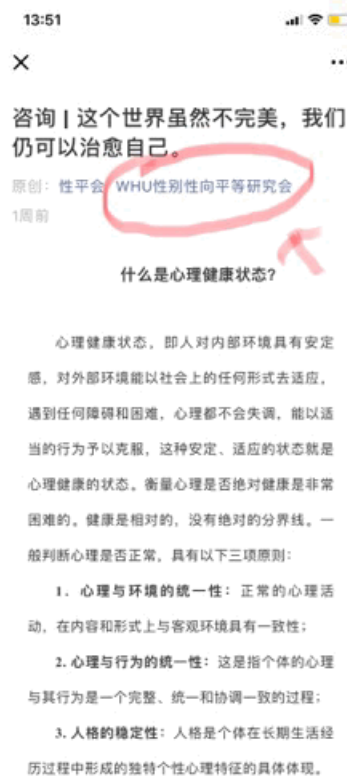
同样地，对于一个已死的人的持续的爱可以被理解成你对于原本的爱的一种寄生：你使他快乐的渴望变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这再也不可能了，这于是只能成为一种意愿。最后，对于你爱的人的幸福关心并不意味着你缺少什么，而是可以被理解为你时刻警惕着，当你能帮助他的时候，愿意去帮助他的渴求。而这些都与关心观相兼容。

然而，关心观似乎仍然没有恰当的解释爱的深度的问题，因而难以用它区分爱和喜欢。即便如此，关心观可以解释爱者的自我认同是如何为被爱者所改变的，它将其理解为爱的影响，而不是爱本身。

To be continued

往期回顾

- 观点 | 当我们拒绝三七女生节时，我们在拒绝什么
- 科普 | 同性恋基因不存在.....吗？
- 五一七 | 活动及周边 | 曾经的黑白此刻灿烂





联系 邮箱: whunow@163.com
我们 小秘书微信账号: whunow

关注 微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我们 QQ 表白墙账号: 3026787712

—— 艾滋快检服务可联系QQ表白墙 ——